

七百元的力量

吳世廷

相信嗎？全世界每天有四萬名兒童死於人為創造出來的戰爭、飢餓、疾病，即每分鐘有二十八名小生命在世上消失。這些和我們有關嗎？這是最近南陽實業和臺灣世界展望會基金會在籌辦『世界兒童關懷月』公益活動時，所碰到一般民眾的最大心理障礙。

一個月七百元，在台北不過是一頓飯的錢，甚至還不夠，但在孟加拉一般人民月平均收入僅及新台幣三百三十三元，許多當地小孩一星期需工作七天以貼補家用，他們只有語言，沒有文字，因為食物比教科書更珍貴；飢餓和缺乏教育是動亂的來源。七百元可以給他們食物、飲水，乃至最重要的知識。有餘力思考：苦難才能終止，生命才開始有好的循環。七百元的力量驚人吧！

現在台灣國民所得已達一萬美元，已足以回饋國際社會，建立台灣人道關懷的世界觀。『花蓮慈濟功德會』證嚴法師和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泰雷莎修女一樣，但憑『捨』的精神，『得』到世界各地源源不絕的捐款和尊敬。真是愈捨愈得。

記得三年前在東京一家小劇院看泰雷莎修女的紀錄片時，心中那種感動，至今仍覺溫熱。片中一位隨侍左右的修女描述泰雷莎修女在紐約街頭，用手撫慰一名流浪街頭又髒又臭的老婦的臉頰時，這名老婦人頓時淚流滿面，因為有十多年沒有人願摸過她。

多美的一個下午

桂文亞

海德堡位於德國法蘭克福南方約一百公里處，是一座歷史悠久的文化古城。不久前，我們一家三口參加了一個自助旅行團，在那兒旅遊。

記得那是個晴朗的午后，天空藍得像冰凍過的海洋。沿著德國最古老的海德堡大學城的石板路遠遠望去，是紅色的鐘樓和灰色教堂的尖頂，偶爾，掠過幾隻飛鴿的剪影。

通往大學城的路窄窄的，兩旁林立著商店，每個玻璃櫥窗都像一幅精緻的立體畫。我們一邊散步一邊欣賞，走累了，就坐在專為行人設置的木製長椅上曬曬太陽，心情十分優閒。

歐洲人普遍喜歡狗。坐在木椅上，我們來來回回欣賞了許多隨主人出遊的狗先生和狗小姐；就像卡通片一樣，有戴著墨鏡的馬爾濟斯，穿著小碎花裙的博美狗，牠們都很乾淨，都有一對機靈的眼睛。至於體型高大英俊的牧羊犬和狼犬，也表現得風度翩翩，安安靜靜的陪著主人漫步。

我手裡拿著相機，用長鏡頭捕捉一些有趣的鏡頭。我拍了一對雙胞胎的臉部特寫：她們坐在淺綠色的推車裡，湛藍的眼睛眨呀眨，水果軟糖的小紅嘴在咿咿呀呀，天真無邪有如長著一對透明翅膀的小仙女。我還拍了一雙彩色腿。

與流螢相逢

黃雅莉

初夏的夜晚九時許，我在居家的陽台上晾衣服，陽台上來了一位「不速之客」——一顆跌落在凡間的星子，牠閃爍騷動的光點，很快地讓我意識到牠的存在，光點的頻率很像手機上訊號的光，帶一點微綠，在沈寂的黑暗裡一閃一閃，間隔幾秒鐘的停頓，好像在等待，好像在探索，好像浩大宇宙裡一點幽微心事的傳遞。夜晚光線暗，加上淺度近視，起初我不能辨視牠究竟是什麼。在近距離的俯視之後，我想牠應該就是童謠裡的「火金姑」螢火蟲了。對於一個在城市長大的我而言，對於向來習於科技聲光影像之美的我而言，螢火蟲牠就像神話般遙不可期。牠曾經是過去台灣由晚春到夏夜，徜徉於原野山林間的常見昆蟲，多少人在童年的記憶中，追逐著黑暗中的螢火蟲怡然入夢。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，螢火蟲好像突然消失了，原來螢火蟲所賴以生存的清澈流水、土質棲地，已經被水泥地面，以及農藥殘餘、廢水污染所破壞了。再加上人工光源的干擾，使得現在的孩子，幾乎無法體會翩翩逐螢的自然野趣。

螢火蟲因著腹部的發光器讓牠不同於其他昆蟲，牠以黑夜做為活動的舞台，放射光彩，獲得了人們的青睞。然而，卻也同時招來人們的利用。

跟小乖告別

王邦雄

「小乖」跟著我們，過了十三年歲月，今兒壽終正寢，送往臺北衛生檢驗所焚化。寵物老死，對寵牠的人而言，傷感難過總在心頭。

從小乖到老乖，牠總是乖，牠的一生僅叫過兩回，一回衝著鄉土朋友送來的兩隻土雞叫兩聲，略顯驚慌稚嫩，當真雞飛狗跳；另一回迎著鄰家大狼狗，大叫數聲，依然青澀，人家理都不理，牠自己不好意思，躲到我的身邊來。此後，似乎失落了牠的本能，失聲變啞，成了純「乖乖牌」了。

牠盤踞在吾家客廳前的陽臺，客人來了，總是搖著尾巴迎上前去，絕無猜疑防衛。說牠陪吾家一對兒女走過童年歲月，那是最貼切不過了，因為寵物是玩伴，可以玩在一起；而對擺盪在哀樂中年的我來說，是牠喚回了我身上早已流逝的天真童心，所以牠不是寵物，牠是朋友，是我們的家人。每天清晨，牠從陽臺伸出牠的頭，搖著牠的尾巴，兩眼深情的護送我們出門，而黃昏時節，我們一轉入巷口，不可思議的，頭早已等在那裡，尾巴正搖個不停，無限歡喜迎接我們回家呢！